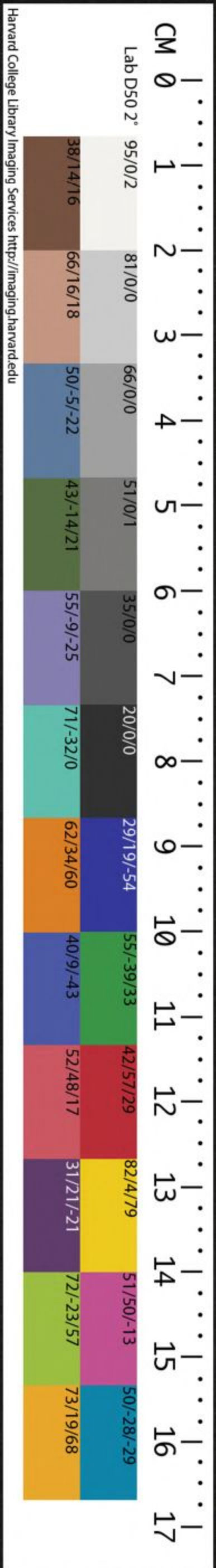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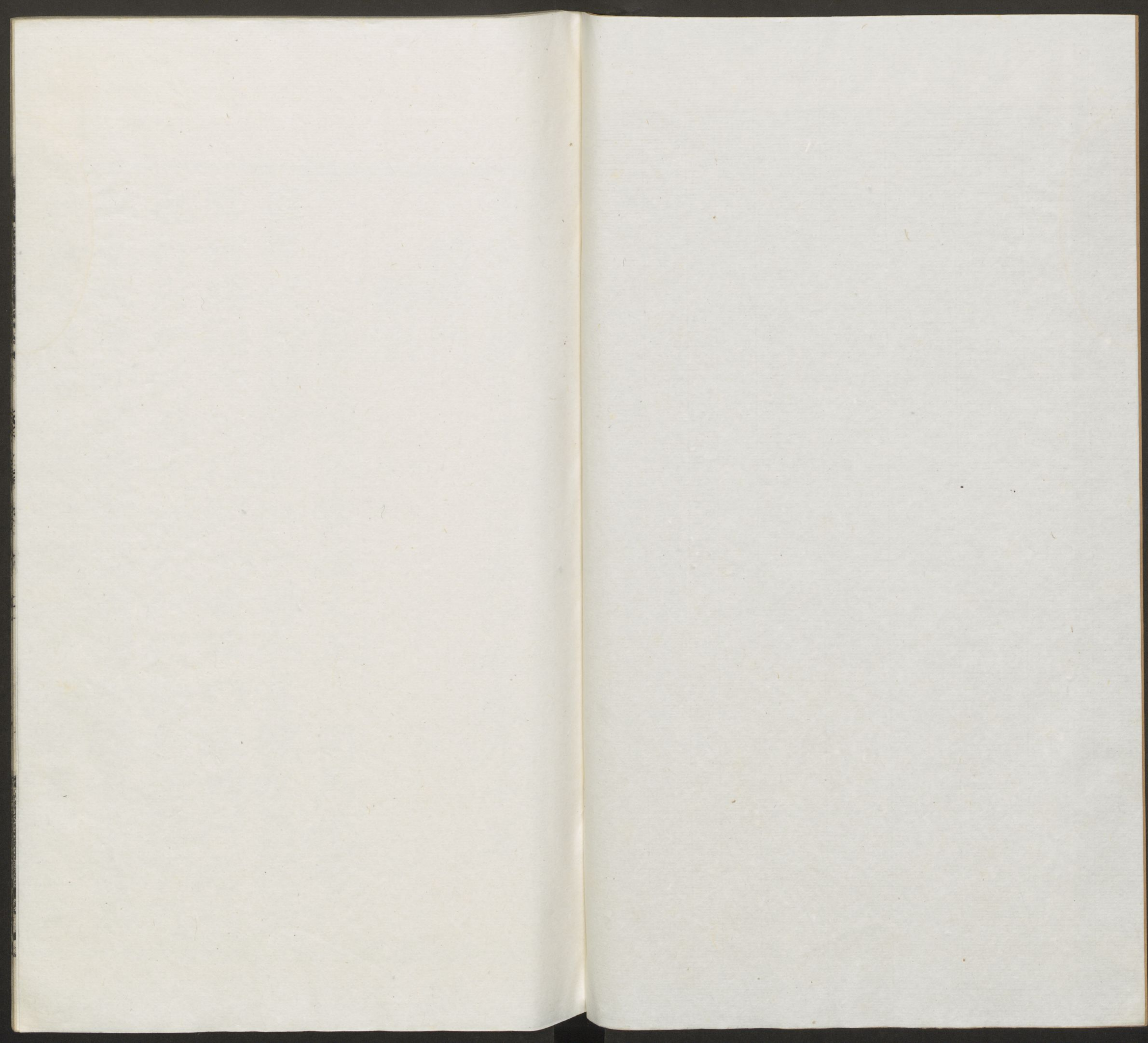


T 4664.5 / 4836 i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五

禮樂門

謚法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司馬光等

臣等伏觀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

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述

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

私也臣等叨拜禮官謚有得失職有當言不

敢隱嘿謹按令文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五

禮樂門

謚法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司馬光等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
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
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
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有當言不
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
示至公也 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
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衆望不欲妄
之有司槩以公議且將揜覆其短推見所長
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猶宜擇
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
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
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况
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

傳之永久何以爲法伏以 陛下睿智聰明
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
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居美
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
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
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
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
戮之辜報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伏乞
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謚以

為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皇祐四年

七月上時
同知禮院

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係第
二狀

司馬光等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
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竊以
凡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
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
默伏惟 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切

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
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
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詩
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
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
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
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
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 陛下乃以文正謚
之臣等懇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

下之正人良士哉且 陛下所以念竦如此
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臣故也向者東宮
之臣飛而得謚者非一 陛下未嘗親有所
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
邪 陛下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
有司付以公議然則 陛下揜覆其短適所
以彰之也 陛下念竦不毛則莫若厚撫其
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
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爲虛名何害借人臣等

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
福榮辱而已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爲
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
安何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
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
懼藏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孔安國傳
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
絕及其旣著誰得治之况天下之人皆知竦

爲大罪 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
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
以信於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
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
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
冒犯 天顏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怨者誠
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
陛下憐察少加采釋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
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皇祐四年

七月 上奉聖
旨改謚文莊

請謚陳執中榮靈

韓維

臣聞尊卑親疎賢不肖之辨所以立人倫也
禮者所以維持人倫使不斃敗之具也朝廷
之位廟寢之制車服之數金石俎豆之容皆
有章也章不明則尊卑親疎賢不肖紛亂而
人倫斃矣故有天下者不可不先禮也竊見
國家受命百年而郊廟之位尚有未正朝廷
之儀尚有未尊祭祀婚葬車服之等尚多不

備所以然者患在棄禮而任人情也夫禮所以擗節人情使一於正今任人情而廢禮是以民俗無羞惡之風士大夫寡廉遜之節禮制雖繁而下不率法禁滋密而姦不勝蓋有當先而後宜興而廢者矣伏惟宋至陛下比之於周成康之世也方當脩起廢墜興造禮樂以成一家之制典章之有失者此臣所以不得默也臣聞溫成之喪陛下疑所以處中夜令就宰相陳執中第問之明

日遂發喪而下禮之大不可者有四夫皇儀殿者先帝先后之所嘗治喪也雖宮禁給使之人知其不當處之而處之矣大不可一也皇后者上配宸極天下之母也位號至重豈容僭瀆中宮在上而發冊殿廷且以后禮送之大不可二也樂禁之內大祀用樂者備而不作大祀者非天地日月則宗廟社稷也而殺厭其禮大不可三也殿而不廟不備四時之享者奉孝惠皇后之禮也孝惠皇

后者非 太宗之正配也猶以爲未足而立
廟用樂遂與 祖宗等大不可四也別廟四
后 章惠皇后不立忌日久矣緣此而立之
事已施行賴 陛下聖明采諫者之言而復
止不然此又不可一也臣伏思 温成皇后
雖追冊位號其實 陛下之後宮也今以尊
奉後宮而瀆臣主之分殺天地之祀僭
祖宗之禮切計此非 陛下本意何以言之
臣伏見 陛下謙儉寅畏謹於事神篤於奉

先祠享常禮之外過自抑損以極孝恭不宜
有此蓋當時臣下莫爲一 陛下正言者陳執
中位居師長曾無一言之補夫爲國謀事而
至於瀆臣主之分僭 祖宗之禮可謂乖戾
矣生既竊 陛下之爵位以厭其欲若死又
得美謚以成其志是執中終始獲幸而獨留
非理之名使後世有以議 陛下也臣不勝
憤懣謹因其家請謚責其大節之失加以榮
靈之謚言其寵祿則厚而令名不立也其義

欲使天下知爲臣當盡忠事君當以禮又使
阿諛竊位之臣知生雖苟一時之榮而死不
免萬世之戮不然議虛名將朽之骨臣何獨
爲此區區也且謚者周公所作萬世之公法
也臣之所言天下之公議也 陛下寵待大
臣亦已至矣而使有司得以萬世之公法天
下之公議貶之亦天下之至公也伏惟
陛下幸聽臣言以成天下至公之法豈不
哉臣備位禮官凡儀典之遺闕得以討論又

大臣之薨卒者得秉筆爲議以美惡謚之皆
臣之職也義有所在不忍緘默嘉祐四年四月
常禮院先是維議曰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
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
天子以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
爲上相不能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使聖朝於宮
問而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使聖朝於宮
闡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於宮
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自絀庶妾賤人內禮
分不醜聲流布當秉道率禮以治天子正身
者夫宰相者所當秉道率禮以治天子正身
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
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出此而方杜門深
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品就第可不謂寵祿光
執中出入將相以祿光品就第可不謂寵祿光

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
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論陳執中不當得美謚

韓維

臣近與孫抃等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謚
論有異同遂具狀中書門下臣以謂朝廷且
將復下有司使議執中所以得謚恭之狀然
後決其是非遽聞降敕考功謚為恭字臣伏
思之不勝皇惑臣以榮靈謚執中者正謂責
其廢禮不恭失為臣之節而朝廷遂用恭法
此臣不得不惑也臣聞孟子曰責難於君為

之恭謂以難行之道進於君而勉之也孔子
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蓋禮之意非恭不立
而恭不近禮適足以招恥辱也書曰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言
治古之世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各以其職
諫有不如此謂之不恭也執中備位宰相遭
明主以仁恕臨下賦事行政惟大臣是咨惟
古訓是式前代人君之所難 陛下皆易之
此誠人人自竭盡之秋而執中內懷阿倚援

不正之說僭瀆大禮尚不能成明主之所易
可謂責難乎 陛下中宮在上而妃嬪之沒
治喪發冊近在殿中此雖宮省使令之人猶
其不可執中尚不能及使令之所知可謂近
禮乎有司上孝惠祠殿之比不享不樂罷斥
其議而遂僭祖宗之制執中表帥羣臣縱不
能復治古各以職諫而首自亂禮此又常刑
之所不赦也且恭之法曰不懈于位夫位以
宅才才以治事苟事之不治雖修潔其衣冠

莊嚴其色辭終日危坐無少懈之容何益哉
執中犯不恭者三而顧以恭為謚如此則謚
法可廢而官守無用也夫設法而至於可廢
命官而同於無用臣愚不識朝廷處此於義
何當伏望 陛下亟詔有司格敕未行復令
禮官得盡謚恭之說然後并以臣議下尚書
都省集百官參定臣論有少屈退伏妄言之
誅誠無所恨

嘉祐四年四月上
時知太常禮院

論陳執中不當得美謚

係第
二狀

韓維

臣近兩上章論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不當謚
恭事至今未蒙 朝廷俞允竊聞敕在考功
有司以不應常法未即奉行臣敢復進其愚
說臣聞聖人天下所以得人而用之其大法
有五士之處也則教育之其將進也則辨論
之其已任也則校其功罪以升黜之既沒也
又作史以紀其善惡制謚以著其賢不肖所
以教育獎勸箴懼者如此故士之爲善也固

其逐惡也力在上者摠其才而用之此天下
之所以治也後世苟簡教育辨論之法既蕩
然矣作史制謚止以備官而不責其實至於
升黜則非有成法可考或舉或廢各因其時
在上者方患才之難得官之不脩不知所以
教育獎勸箴懼之法不立也臣請以執中一
事明之夫執中問學之不講義理之不達而
遂至貴顯此教育辨論已廢之驗也既位宰
相首亂國典瀆尊卑親踈之義而優游受寵

以一品自終此升黜不行之効也今臣區區欲加公議於已然之後而同寮不以爲得朝廷不以爲善徑黜其論曾不少加參考此又備官而不責其實也所未知者但史官耳若史官又廢其守則是聖人之法都盡矣方今風俗頽弊百職隳隋謂宜力加振肅以消因循之弊而乃牽有司之職使不盡其法退至公之論使不極其理臣恐非朝廷之福也伏望陛下觀聖人制法之意鑒後世苟簡之

弊察當今之所宜急使有司不失其職公論得有所立非臣之幸實天下幸甚

嘉祐四年四月上

以議謚不合乞罷禮院

韓維

臣近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事者蓋悼禮典之淪斃憤臣節之不立傷官法之久廢區區之心實欲以此少佐治體一奏議而見黜三上章而不報此皆在臣愚論議淺薄不足以感動天聽臣旣不能爲陛下守職而尚竊俸入以禮官爲稱臣實恥之伏望聖慈

特許罷臣禮院除一外任差遣庶圖民政上
報國恩嘉祐四年四月

同前係第二狀

又

臣近以守官無狀嘗具奏乞除一外任差遣
未奉 聖旨不敢自安臣誠至愚豈不知循
往舊之迹則易處附衆多之議則見從持寬
假之計則寡怨然而不爲者蓋以爲所守者
朝廷之官不敢緣私而廢所論者聖人之法
不忍與俗而遷今臣既不得少伸所職而尚

冒居其任則是臣於官有不能守之罪於義
有不能去之責伏惟 陛下愛養臣下全其
名節幸哀狂愚使有自處之地臣不勝至願

嘉祐四年四月

卹典

乞錄用劉石子第

蘇舜欽

臣近到闕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
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
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不能辨明

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
族未沾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捨爵
策勲貴其速也此雖敗衄是亦勤勞於時伏
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
祭陛下出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君有憂
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起車不載橐鞬蓋古
者義也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
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
烈士義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為陛下用也

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
寇必有成功况國取家雖異於他將則吳用
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康定元年四月上
時知長武縣遷到

關

乞錄用魏元成裔孫

韓琦

臣讀唐史見魏元成之輔太宗能盡忠切諫
卒致正觀之治所以後代欲治之主知納諫
為先是其功不止一時而實及百世此其裔
孫乃夷民伍又本家見執前來州縣判憑得

免差役今乃一刺義勇一充衙前真可憐憫
欲乞朝廷特與家長道嚴一官仍免本戶
差役庶使爲臣者聞異代忠賢之後猶蒙獎
錄則今日能忠於朝廷者誠有所勸也兼臣
據魏道嚴賈到遠祖處哲洽官誥二道處哲
乃元成之孫洽乃重孫今道嚴等鄉里在臣
官下旣再有叙陳合具敷奏熙寧元年上時
以使相判相州

實強到
代作

乞推褒呂誨

劉摯

臣伏以辨大姦而救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
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觀熙寧之初
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
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日以望太平上
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
爲御史中丞獨以爲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
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
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亡沒
其後安石與其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

欽爲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其當廢民之所同
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
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
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
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爲人忠
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
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姦邪權勢最後猶以
直道大義爲公論所高誨之死於散地在熙
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

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
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脩明庶政以成就
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獎言者孜孜
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
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旣亡不見
遇於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
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 聖旨嘉誨之有識
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持
賜褒贈及賜諡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

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爲姦諛者非小補也元祐元年七月上時爲史中丞於是尚書右丞呂大防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俱請復加呂誨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姓名臣之後誨持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

乞追贈張載

張舜民

臣伏觀鳳翔府橫渠鎮居住故崇文院校書張載學際天人誠動金石義之所在白刃可蹈心有不厭萬鍾何加口如不能言體若不勝衣議論感激凜如秋霜雖萬軍之將不足

言其勇也平居與人言退然若不知讀書者坐而講貫剖判是非談辨如流雖滔滔江漢不足方其廣也著書萬言名爲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楊雄之流乎如荀况輩不足望於載也關中學者靡然就之謂之橫渠先生一登其門言行皆知孝悌仁義有如夙成雖去載千里之遠十年之久而不敢一蹈非義常若載之臨其左右

前後也自此西土學者洒然知先聖賢之學
乃知鄉者誦說之富組織之文特小道爾在
熙寧中累薦一朝廷召至闕下授以崇文院
校書未幾以疾辭歸熙寧末年再至闕下
神宗方將任用使行其所言其疾再作謁告
西歸死於道路當時議者以謂載身逢明天
子緣飾禮文修明治具之時再至朝廷竟不
能伸其一言以終此載之短薄則不幸也有
士如此當年不能興舉舉於老疾垂死之時

治國者亦不得無慊然于心也載之死于今
十有五年中外臣僚猶錄其平生以言于朝
廷者略以十數或乞賜田或錄其子或乞降
謚然天聽高邈未蒙響答今載止有一妻一
子衣食不足寄託親友日來月往人情憤煩
飢寒之憂其勢甚迫若不干告朝廷何所赴
愬且君子平日脩身謹行固不爲身之與子
孫也朝廷褒賢錄善豈特爲其賢者之後乎
如孟軻荀卿楊雄于今千有餘年學者徒能

讀誦其書而已至於禮貌寂寥孰肯來括大
朝一旦列之封爵血食廟堂使後世觀之賢
於孟軻荀卿楊雄平賢於本朝乎故知臣今
日之言非爲載也伏乞 朝廷檢會累次臣
寮奏陳於錄子賜田追謚三者之間凡可以
厚載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
朝爲善之風不墜於今日

元祐四年上時爲
秦鳳路提點刑獄

乞錄用石介之後

孫固等

臣等伏見故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在

仁宗朝文學行義名重一時經術博深議論
堅正以扶持名教爲已任嘗與孫復胡瑗爲
國子監直講教養人才士風丕變故至今論
學校者稱慶曆之風然介志氣剛大不肯枉
道以阿世而喜於分別邪正嫉惡太明以此
忤權貴取怨擠逐傾陷至其死尤不已天下
皆寃之其後誣謗雖已明而歷年浸久無復
爲言之者今聞其子編于民籍略無生業日
有飢寒之苦士議歎惜以謂盛朝尚賢不應

使名臣之後零落至于此極也臣等不勝拳
拳欲望 聖慈特詔有司錄介之後以子若
孫一人賜以一命使獲薄祿不墜厥世以副
聖朝崇獎善人之意而為天下守忠義者之
勸

一 貼黃稱 仁宗時館職石延年直講孫
復身沒之後蒙官其子近日推恩呂誨
包拯劉庠之子各任以職事天下感動
如介之後宜在所錄伏乞比類施行元祐

五年正月上時為知樞密院事同
韓忠彥趙瞻等上有旨官石佛中

乞褒贈江公望等

呂好問

臣聞之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書曰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夫惟不匿厥旨則莫
若明示好惡使民知禁而自從也所謂好惡
者賞善而罰惡勿任已之私意而已矣臣竊
見 朝廷近日用人賢不肖雜進所以好惡
不分是非不別臣謂 陛下宜先推明以示
四方潛德隱惡各有所處以定民志有不可

緩者元符之末多士盈朝故司諫陳瓘江公望正言張廷堅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龔夬等皆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捐軀徇國不顧妻子其後蔡京趙挺之等得志首加擠陷意欲使之必死不遺餘力巧發竒中衆爲寒心賴太上皇仁恕力爲保全得免誅戮死亡之後妻子窮困至今未復今京略正典刑而此數人尚在責籍子孫凍餒人皆憐憫獨陳瓘已贈諫議大夫伯任雨一子得官外江公望張

廷堅龔夬等並未昭叙非所以示好惡而不匿厥旨也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將公望等並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使天下後世爲善報國者知所勸勉而姦雄鉅惡常有畏懲此誠所宜先也

靖康元年七月上
時爲御史中丞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五 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六

禮樂門

士庶五禮

請定婚嫁喪祭之禮

呂大防

臣伏見 朝廷厲新庶政舉以三代先王爲法而獨於典禮制度似未及漢唐之盛昨聞特下明詔置局攷定禮文得失有以見聖慮高明急所先務臣之愚素未欲聞於朝者庶得申於今日矣臣竊觀今之公卿大夫下逮

士民其婚喪葬祭皆無法度唯聽其爲而莫之禁夫婚嫁重禮也而一出於委巷鄙俚之習喪祭大事也而率取於浮圖老子之法至於郡縣公私禮之大節古所謹重者一切苟簡略無義理臣謹按開寶通禮迺太祖皇帝所立本朝一代之典臣歷觀四方唯於淄州嘗見之以備考試舉人而已禮之不行無甚於此周禮八則禮俗以馭其民蓋謂庶民則可參之以俗而士以上當專用禮也臣

愚欲乞詔諭禮官先擇開寶通禮論定而明著之以示天下違者有禁斷以必行雖未能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視足以成化况臺省官視事州縣祭社稷釋奠之類已略用禮矣推此而爲之亦非絕俗難行之事又今之所行者於禮之中纔舉數事以漸善俗義在於此伏惟陛下留神財省立萬世法天下幸甚

元豐元年正月
上時知秦州

乞詳議五禮以教民

朱光庭

臣聞孔子之言曰立於禮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則是禮者與天地並而不可斯須廢也自三代已後其禮遂亡漢唐規規不足道也今聖政日新講修治具臣愚以謂爲治之道無先於禮蓋人情之檢押王政之綱維莫不由此夫禮廢而不講以矣今天下之人自巾角已衣成人之服則是何嘗有冠禮也鄙俗雜亂不識親迎人倫之重則是何嘗有婚禮也火焚水溺陰陽拘忌歲月無限

死者不葬葬者無法五服之制不明重輕則是何嘗有喪禮也春秋不知當祭之時祭日不知早晚之節器皿今古之或異牲牢生熟之不同則是何嘗有祭禮也冠昏喪祭禮之大者莫知所當行之法 朝廷之上未嘗講修但公襲故事而已曾未盡聖人之蘊公卿士大夫之間亦未嘗講修但各守家法而已何以爲天下之法車輿服食器用玩好法禁不立僭侈尤甚富室擬於王公皂隸等於卿

士風俗如此一出於無禮而然也臣今欲乞
陛下詔執政大臣各舉明禮官參議五禮上
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規矩
纖悉講明究極先聖人之蘊以古參今酌人
情之所安天下可通行以爲法者著爲一代
之大典垂諸象魏頒諸四海以正人倫以變
禮俗此則三王之舉也臣願陛下勉之而
已記曰王者治定制禮恭惟祖宗以來累
聖相承仁功德澤洋溢天下固可以謂之治

定矣伏自陛下盛德臨御興滯補弊朝廷
日益清明此明王當制禮之時也願陛下
不以臣言爲微時賜留神以幸天下

貼黃朝廷盛化無遠不被然而五禮之
制多出公襲未盡講脩人不知其所止
其間冠昏喪祭之禮尤當先講脩以示
天下俾得遵行以爲規矩然朝廷之上
與公卿士大夫之家皆未有成法伏望
聖慈令明禮之臣與禮官委曲講脩以

厚風俗

元祐元年上
時爲右司諫

乞詳議五禮以教民

顏復

臣資材俚陋幸因儒術備位禮官充職以來
推道揆分守之要庶舉萬一上報器使因思
竭中瘁外參古稽今以贊朝廷日興之儀不
若一明禮實庶補風教以趨大治則臣分職
之心無負媿者臣謂治世之禮發乎威儀擢
節之間至民保皇極家無異尚此行于上俗
成于下不可謂名見而實不虛也不然好之

雖篤崇之雖華皆入循名失實之譏無少益
于治體當王者盛時以人情莫不本良心而
後安故行禮未嘗外民大而郊廟禋祫之節
小而閭里醮祭鬼神之儀邇而朝覲聘問之
度遠而庠序射享飲食之事盛而蒐苗狝狩
類禡之制卑而農畝頒禽獻豸之則崇而加
元服降王姬登賢養老之容下而比族冠婚
正齒位讀邦法書孝嫺之序內而賑災賻贖
之惠踈而私室送終之式雖隆殺不同致其

恭明其叙發其和復其本汲汲以爲歲月日時常行之事而不敢斯須曠怠其志意一也上躬帥之下說隨之如指臂相縈如源流相通渾然無少間隙是以德風大成和氣充物災害不生刑罰不試知天下有禮之實矣三代而後公襲苟簡禮樂之存虛名而已間有不世之君致時之臣恢明考類煩密光輝止於郊廟朝廷之上崇植風猷張大聲采不及都門之外歸于畏之太嚴勉勉不敢置尔皆

不知其義以安之輔世道民之效漢不可期其實之喪久矣 國家太平百年規模宏遠下視漢唐太常之禮成書定簡何止千篇歲舉郊廟朝會侍臣有司考復論難貫附六經取會公革上下數千年其制富贍精緻凡事不匱彬彬然可師而士民之禮踵歷代之各未降彛制下無矜式使有志之士動虛名失實之歎此甚可爲治朝惜也雖然民之至精雖不教不勉自見蓋天畀之源本善不可蔽

禦不教則失中失中則流祭享之禮不教則流於祝禴佛齊婚姻之禮不教則流於委巷俚習賓客之禮不教則流於游衍嬉樂師田之禮不教則流於夷風暴俗喪紀之禮不教則流於道釋數術國之正禮格而不下民之良心奪于異習而加愚欲風淳而治隆如北行而之粵緣木而求魚勢無可得臣之愚誠欲乞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特發德音下詔禮官會萃經史古今儀式至諸家祭

法歲薦時享家範書儀之類可取者高而不可難近而不迫成士民五禮不必冕弁以爲冠鞞鞞以爲衣俎豆以爲器儷皮以爲幣馭車而行坐席而食就其便安以頒郡縣緩駟以令使樂而不駭勸曉以文使徐而知義誘掖本心則善之思思則辨辨則安安則起居動息造次顛沛莫不在忠順孝弟仁義之間人皆有士君子之器至化成矣王者牧民設刑以輔禮今律民之書一字有易則置郵而下

郡縣士民常禮以至無書本末重輕不稱從
可明矣惟 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上時

為太常博士

議

詳定雅樂

韓琦

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
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非器
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者
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

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
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樂之作蓋聖人緣
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
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
臣識暗藝薄素非知音 陛下設賜甄采使
待罪諫列首被詔旨今與丁度等詳定胡援
阮逸鄧保信所造鍾律事臣粗考前志參驗
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盡逸援之圍方分保
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無所聞伏自

藝祖造邦。仁宗接統。縟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康乂。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鑪。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暨逸。援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即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

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暮。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旣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垂乂。

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
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
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
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
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
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
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
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援
保信三法別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志者

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萬
一財擇不勝至幸景祐三年九月上時為右
常寺燕肅言鍾磬壞損乞行修換明年脩畢
上之而李照以為今樂高五律乞更定尺律
改造新器詔復內侍禮賓副使鄧保信參其
事其年又詔天下搜訪曉達音律者而胡援
阮逸等出焉三年七月始詔照丁度及琦取
保信逸等援等鍾律定奪得失可施行與否以
聞而度等皆以為不可用
詔悉罷之琦又擢上此疏

議李照所定樂

余靖

臣聞道路傳言已降旨揮今月十六日
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密院及修樂書臣寮

同於上前詳議李照胡援所定雅樂是非事
臣竊謂樂者因聲以布其和聲者因器以宣
其用故假金石以爲器然後聲得而和分宮
商以爲音然後樂可以審今李照之說形器
可辨胡援之議音聲未傳以此異同欲定優
劣不亦難乎又况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
能頃刻之間定之乎臣又以爲古之作樂者
知聲有清濁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傳
故累黍後存其法以世增損不能識其本聲

若以古法求之尚或得其髣髴疑古而不用
未知憑何可從况胡援所陳頗有經據何不
試令造鍾磬一編與李照之樂更考迭奏取
其絲竹之聲諧和而不相奪者定以爲優而
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爲晚臣頃聞談者云
云並言李照學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閭文
應以爲內助故得紛然恣其偏見而律度踈
長鍾聲震掉不守古制不可垂法察於衆言
照未全是若以樂爲政之大者當謹重改作

則宜謹於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詳考律呂審的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謂當令胡援作為鍾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是非灼然如在衡鑑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區區瞽言待罪之至

景祐四年上時任祕閣校理

請復用王朴舊樂 韓琦

臣先於景祐三年秋曾奉 聖旨令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共定奪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尋將歷代典志文字及將漢錢分

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 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其胡援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 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 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

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
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特降 聖旨下
太常寺將來郊禋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
聽惟和寶元元年上時知諫院於是詔大常
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行

議樂

宋祁

臣伏覩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奏劄子節文
謂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所
造違古之樂不可以上薦天地 宗廟竊聞
和峴減定鍾律等見今存在欲乞特降

聖旨指揮下太常寺復用舊樂者奉敕已差
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等與兩制同共詳定聞
奏伏緣臣自景祐元年中曾蒙差赴太常寺
與燕肅等同共磨治鍾磬後來親見李照重
定律度及相次提舉胡援別造鍾磬臣於太
常樂器粗知本末苟有所見不容隱默謹具
畫一于後

一李照所造鍾磬當時只是將太府寺布
帛尺一而定法以造比舊樂頓下四律

伏緣李照資性詭僻辨論專固莫非自
出私意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朴尺二
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爲一龠六龠
爲一合自古十龠爲合今頓差四合十
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斛謂之律斛其稱
以升水之重爲一斤比今太府見用零
官稱一斤零十兩十斤爲一稱今太府
以十六斤爲稱謂之律稱又減鍾磬十
六枚爲十二枚自古經史中無十二枚

爲一架其鍾之形狀並不依典故聲韻
遙長掩遏群樂及李照自造大竽大笙
亦充大樂行用皆恣濫新韻不依古制
及有新降到雙鳳管樂工吹之並不成
聲李照雖自稱曉音律其實與伶官賤
工識見無異遂敢敗壞 祖宗以來舊
樂使朝廷以不法之器薦見天地
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定
黃鍾之管乃是南呂倍聲舊黃鍾九寸

正聲却降在太簇夾鍾之間其大簇商聲君聲君位也今君聲降在臣位羽聲來處尊宮三年有餘於理尤害天災人事不合常禮皆不祥之大也如此數事人無愚智所共明知陛下况深達律呂可以斷自聖慮使改正應千李照曾請添損者並違經背古乞如韓琦所奏一切皆令停罷盡復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亡散

器無子遺尋有博士商盈孫參酌典故更造鍾聲其後五代相傳習而不改至周時王朴重定尺度略加添正太祖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稍令聲下昨緣景祐二年燕肅始乞脩正樂器其時只得王朴律準又無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肅只據律準與鍾聲按定高下即是此太常舊樂比王朴時已自不同况和峴減定後又經

真宗朝景德中李宗諤一次脩飾至燕
肅凡經三度磨鑪然俱不先立尺律律
管所以後來無處根正法度音律然其
舊器傳自唐宋歷祖宗三聖無人輕
議用之薦享八十餘年雖非的然如舜
韶周武法度明備要之公襲本末實與
典禮最近非同李照率意詭妄製作不
經今若陛下且以考舊典差近法度
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案王朴

律然後和峴當時所定聲律高下確然
可見况舊鍾尚有七百餘枚係本寺收
管略加磨令與聲律相協所有舊磬
爲李照定樂時盡底界截破壞無見存
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簇以下
刻磨長短亦與舊樂黃鍾以下髣髴相
近及將本寺磬朴二百餘片相兼添補
亦可諧合音律與鍾粗得三架即可於
將來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月

便可見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聲
調便成雅樂况禮樂之本出自天子今
陛下天縱睿聖通知音律復古順道何
所致疑伏乞即下有司速令脩復以旌
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領胡援鑄造鍾磬
一架臣伏見胡援曉算法能將先儒所
說黃鍾管內八百一十分爲方分算法
並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固律歷志古

法相合自隋唐以來諸儒辨論黃鍾一
龠之法皆不及援相次於雜物庫請銅
鑄之時忽於雜銅內得古鍾三枚即不
知甚年及是何州縣納到臣與故翰林
侍讀學士馮元即時驗認其鍾古質精
妙項鑄皆有廉隅上有三十六乳餘外
琢雲氣爲飾有兩欒之制如鈴不圓正
與周禮所說形制相符一鍾破損二鍾
尚可叩擊遂子細洗滌於鍾上有篆文

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推本其文不是近代所造乃是漢魏間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鍾越思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凡二十二字臣與馮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經典除三十六乳與鄭康成說小異康成以爲鍾每面三十六乳即一鍾合七十二乳遂畫圖子進呈後一面勒令胡援悉依古鍾形狀製造新鍾成一十六枚其胡援所定

律尺律管比王朴鍾只下半律鍾磬甚得諧韻其時不曾許當面進呈遂只送太常寺收係即目見在後來又蒙別差官詳定李照胡援等律尺管其時議者皆云胡援實龠之黍或有小大不同以爲未盡合古遂抑而不行至於八百一十分之法則盡以爲然無有非者臣以爲胡援之尺黍雖有長短大小之差未盡合古然比舊樂又近法度如更使諸

儒略加論討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
又切謂陛下用心詳定雅樂之日獲
此古鍾乃是瑞應因此若便定律尺律
管使諸儒極意論難從其長者定爲尺
法然後作鍾石以聲之有何不可而前
來議者固執李照不法之器以爲此樂
已經郊祀天地不可輕改更候有知音
者然後改之且祖宗舊樂相傳八十
餘年經真宗東封西祀一旦李照狂

妄率然敗壞却無輕改之憚今欲依據
經典裁正律度反以爲更俟知音假如
今世遂無知音則是李照不經之器便
傳後代取笑千載此亦陛下昭然可
判議者之大謬也臣以爲陛下旣自
明律度不須更以知音爲言夫知音自
古難得非獨今也若世無夔牙則且當
以法自據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故
臣願陛下只將胡援八百一十方分

之法詔取上黨秬黍擇其中者差一二
精力宦官及左右一二信臣於宮中重
加校定 陛下因以餘暇親臨制決黍
定求寸寸定求尺尺定則律度量衡四
物皆正矣然後依古法將新尺試以推
步晷景若合此一不謬也試以新管埋
地候氣氣候若應此二不謬也然後可
以遂班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
之脩定雅樂詔當今稍知音律經術者

同加討論事無不濟然此一事雖非朝
夕急政 陛下能以萬機之暇慮而定
之亦千載不刊之美也其有先獲古鍾
恐禁中忘記當時進呈圖樣今再畫到
一本隨狀進呈

右具如前臣以儒史爲業合爲文辭數啓又
縉臣久在病假既不獲乞上殿面奏今來事
涉辯論不敢脩飾文語貴要暢盡事理是敢
直說本末

慶歷元年上時
爲翰林學士

乞復用舊樂

范鎮

臣伏見 國家自廢 祖宗舊樂用新樂以
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風雨不
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者使樂無
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
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
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 陛下疾作臣
恐天意以爲 陛下不應變 祖宗舊樂而
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

陛下疾作天意警

陛下之深自初議樂時

臣嘗論新樂非是其間畫一一通最爲詳悉
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畫有如
可采伏乞且用 祖宗舊樂以竢異時別加

制作

嘉祐元年八月 上時知諫院先是朝廷

進士

房庶曉音律且進其書三卷鎮主其議

會援

樂已成罷之鎮上書言臣竊惟樂者和

氣也

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於無形

故古

人懼後人不能知也乃以有形之物傳

其法

俾後人參考之參考而後然無形之

聲音

得而和氣可道形者何和黍也律也尺

也十

者必相合而不相異也權衡也鍾也磬也

是也

十者必相合而不相異也權衡也鍾也磬也

也李照樂二也胡援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援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鍾成或譏其聲舛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鍾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鍾磬清聲乃可用益

驗王朴鍾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鍾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之黃鍾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和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鍾編磬

校完

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
大呂清聲以為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
聲俾眾樂隨之歌工兼清聲以詠之其聲清
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考矣欲請
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鍾磬
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則定從而別
制元豐三年同吳雍上
時為祕書監致任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六終

八完

十二參於... 大呂清聲... 聲俾... 不太高... 下王... 撰其... 制... 會通... 第九十六

